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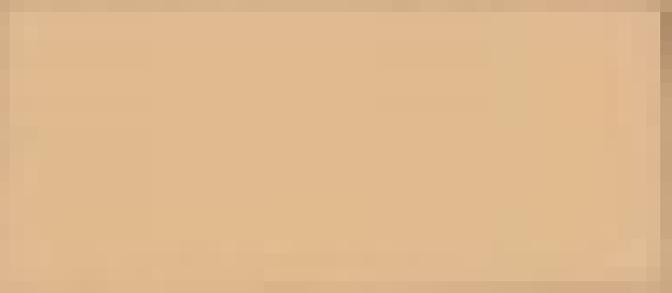
說
庫

第九冊

錄 鑒

異 戒

記 錄



錄異記序

蜀 光祿大夫尚書戶部侍郎廣成先生上柱國蔡國公杜光庭撰

怪力亂神雖聖人不語經誥史冊往往有之前達作者述異記博物志異聞集皆其流也至於六經圖緯河洛之書別著陰陽神變之事吉凶兆朕之符隨二氣而生應五行而出雖景星甘露合璧連珠嘉麥嘉禾珍禽珍獸神之靈液卿雲醴泉異類為人人為異類皆數至而出不得生數訖而化不得不沒亦由田鼠為鴛野鷄為蜃雀化為蛤鷹化為鳩星精降而為賢臣獄靈升而為良輔今古所載其徒實繁又若晉石羊神憑人約物鳥血魚火為災為異有之乍驚於聞聽驗之乃關於數歷大區之內無日無之聊因暇辰偶為集錄或徵於聞見或採諸方冊度好事者無忘於披繹焉命曰錄異記臣光庭謹叙

錄異記目錄

卷第一

仙

卷第二

異人

卷第三

忠

孝

感應

異夢

卷第四

鬼神

卷第五

龍

異虎

異龜

異龜

異蛇

異魚

卷第六

洞

卷第七

異水

異石

卷第八

墓

錄異記目錄終

錄異記卷之一

蜀 杜光庭撰

仙

鬼谷先生者。古之真仙也。云姓王氏。自軒轅之代。歷於商周。隨老君西化流沙。洎周末。復還中國。居漢濱鬼谷山。受道弟子百餘人。惟張儀蘇秦不慕神仙。好縱橫之術。時王綱頽弛。諸侯相征。陵弱暴寡。干戈雲擾。二子得志。肆唇吻於戰國之中。或遇或否。或屯或泰。以辯譎相高。爭名貪祿。無復雲林之志。先生遺儀秦書曰。二君足下。功名赫赫。但春到秋。不得久茂。日既將盡。時既將老。君不見河邊之樹乎。僕馭折其枝。波浪激其根。此木非與天下人有仇怨。所居者然也。子不見嵩岱松柏。華霍之樹。上葉凌青雲。下根通三泉。上有玄狐黑猿。下有豹隱龍潛。千秋萬歲。不逢斤斧之患。此木非與天下人有骨血。蓋所居者然也。今二子好雲路之榮。慕長久之功。輕喬松之永延。貴一夕之浮爵。痛焉悲夫。二君痛焉悲夫。二君儀秦答書曰。先生秉德含弘。飢必噉芝英。渴必飲玉漿。德與神靈齊。明與三光同。不忘賜書。戒以貪味。儀以不敏。名聞不昭。入秦匡霸。欲翼時君。刺以河邊。喻以深山。雖素空

閣誠銜斯旨。儀等曰。偉哉先生。玄覽遐鑒。興亡皎然。二子不能抑志。退身甘夢。蟲之樂。棲竹葦之巢。自擬泯滅。悲夫痛哉。

廬山九天使者。開元中。皇帝夢神仙羽衛。千乘萬騎。集於空中。有一人朱衣金冠。乘車而下。謁帝曰。我九天採訪。巡糾人間。欲於廬山西北。置一下宮。自有木石基地。但須工力而已。帝即遣中使詣山西北。果有基跡。宛然信宿。有巨木數千段。自然而至。非人力所運。堂殿廊宇。隨類致木。皆得足用。或云。此木昔九江王所採。擬作宮殿。沉在江州湓浦。至是神人運來。以供所用。廟西長廊。柱礎架虛。在巨澗之上。其下洄流奔響。泓窅不測。久歷年歲。曾無危墊。初構廟時。材木自至。一夕巨萬。皆有水痕。門殿廊宇之基。自然化出。非人版築。常有五色神光。照燭廟所。常如晝日。揮斤運工。略無餘暇。人力忘倦。旬月告成。畢工之際。中使夢神人曰。楮堊丹綠。廟北地中。尋之自得。勿須遠求。於是訪之。採以充用。略無所闕。既而建昌渡有靈宮。五百餘人。若衣道士服者。皆言詣使者廟。今圖像存焉。初玄宗夢神人。因召天台鍊師司馬承禎。以訪其事。承禎奏曰。今名山嶽瀆。血食之神。以主祭祠。太上慮其妄有威福。以害蒸黎。分命上真監莅。川嶽有五嶽真君焉。又青城丈人。為五嶽之

長瀟山九天司命。主九天生籍。廬山九天使者。執三天之錄。彈糾萬神。皆為五嶽上司。蓋各置廟。以齋食為饗。是歲五嶽五山。各置廟焉。

鄂州黃鶴樓前江中。云有羅真人碑。言是羅真人會於鄂州。化見頭為雙髻。年可四十餘。於民家傭力。未嘗言語。忽一日郡中大設於衆中。叱責一人。令其速去。此人驚懼拜謝。奔入樓下江中。衆皆異之。太守問其所以。荅云。所叱者。江中白龍也。潛欲害此城。迺吾故叱之遣去。太守疑其詐。試請一見。白龍驗其虛實。此人與太守登樓。以符投之。俄而江上晦暝。白龍即見。長數百丈。衆皆見之。尋復遣去。此人是羅真人也。今羅公遠真人。於蜀頻見。多主水旱之事。鄂州所見。亦恐是公遠耳。

淮南王安好神仙之道。海內方士從其游者多矣。一旦有八公詣之。容狀衰老。枯槁。傴僂。聞者謂之曰。王之所好。神仙度世。長生久視之道。必須有異於人。王乃禮接。令公衰老如此。非王所宜見也。拒之數四。公求見不已。聞者對如初。八公曰。王以我衰老。不欲相見。却致年少。又何難哉。於是振衣整容。立成童幼之狀。聞者驚而引進。王倒屣而迎之。設禮稱弟子曰。高仙遠降。何以教寡人。問其姓氏。荅曰。我等之名。所謂文五常。武七德。枝百英。壽千齡。葉萬椿。鳴九臯。修三田。峯一峯也。各能

吹噓風雨。震動雷電。傾天駭地。迴日駐流。役使鬼神。鞭撻魔魅。出入水火。移易山川。變化之事。無所不能也。時王之小臣伍被。曾有過。恐王誅之心不自安。詣闕告變。證安必反。武帝疑之。詔大宗正持節淮南。以案其事。宗正未至。八公謂王曰。伍被人臣而誣其主。天必誅之。王可去矣。此亦天遣王耳。若無此事。日復一日。人間豈可捨哉。乃取鼎煮藥。使王服之。骨肉近三百餘人。同日昇天。鷄犬舐藥器者。亦同飛去。八公與王駐馬於山石上。但留人馬。蹤跡不知所在。宗正至。以此事奏帝。帝大懼。恨命誅伍。被自此廣招方士。亦求度世之藥。竟不得。其後王母降時。授仙經。密明靈方。得尸解之道。由是茂陵玉箱金杖。再出人間。抱犢道經。見於山洞。亦示武帝不死之跡耳。

成都至真觀道士黎元興。龍朔年中。於學射山。欲創造觀宇。夜夢神人引昇高山。大殿之中。謁見中央黃老君。身長數丈。鬚髮皎白。戴金鳳冠。著雲霞衣。侍衛十餘人。顧謂元興曰。吾近有材木。可構此觀。無煩憂也。如此再夢。數日有人於萬歲池中。乘舟取魚。或見水色清澈。池底大木極多。以告元興。元興令人取之。得烏楊木千餘段。至有長百尺者。以用起觀。作黃老君殿。依夢中像塑之。又制三尊殿。講堂齋。

壇房廊門宇木皆足用。

永平四年甲戌利州刺史王永賞奏深渡西入山二十里道長山楊謨洞在峭壁之中。上下懸險人所不到。洞中元有神仙。或三人或五人服飾黃紫。往往出見。是時所見人數稍多。詔道門威儀凝真大師。默鑒先生。任可言。內大德施昭訓。齋青詞御香。與內使楊知淑同往醮謝。又復出見如初。詔改景谷縣為金仙縣。道長山為玄都山。楊謨洞為紫霞洞。仍封玄都山主者為玉清。公置紫霞觀以旌其事。縣令李鏞賜緋魚袋正授。

恩州大江之側。崖壁萬仞。高處有洞。門中有仙人。江中舡人叫聲呼之。往往即出。多着紫衣。下窺江岸。躊躇久之方去。洞下江灘水淺。往來舟舡於此。般載上岸。船輕然後可行。有旭川劉宰宏曾過此灘。舟人具語其事。因呼數聲。仙人果出。山上絕頂。多有石笋。迥然挺拔。高者僅十尺。亦有數百尺者。皆光色潔白如凝酥。積雪人跡不到。大都黔峽諸山。有大酉小酉。皆是絕跡勝境。為神仙所居。

蘇枝書者。好酒。唱望江南。善製毬杖。外混於眾。內潛修真。每有所闕。即以毬杖干於人。得所酬之金。以易酒。一旦於郡中白日昇天。約是壬申癸酉年也。晉州汾西令

張文渙長官說此

仙人許君居世之時嘗因修觀工用既畢欲刻石記之因得古碑文字形缺不可復識因刻去舊文刊勒新記自是恍惚不安暇日徐步庭砌聞空中語曰許君許君速詣水官求救不然即有不測之釁愕然異之驚問其事杳不復答乃炷香虔祝願示求救之由良久復語曰所刻碑舊文雖已磨滅而當時為文之人見詣水官相訟奪我之名顯己之名由此水官將有執對之命宜速求之許君乃訪得舊文立石刊絕一夕夢神人相謝云再顯名氏無以相報請作水陸大醮普告山川萬靈得三官舉明可以證道君依教修之遂成道果自此水陸醮法傳於人間成都道士楊景昭說此

馬道流名智能常游歷江湖間乾寧丁巳歲至玉梁觀時有大齋智能徑上山頂時道衆留之不住至山頂九仙得道處安座儼然而化神色不變手足柔軟與生無異

司馬凝正攻書好道游江湖間久矣咸通初與道士白無隅張堅白於洞真觀繕寫真經尋復遊歷諸山貌如五十歲人天復中來往西山玉笥袁吉諸郡人皆識之

但性多闖茸未嘗拘檢每於市肆里巷與人鬪毆忽於洪州生米埠止僧院中累日誼醉為人所擊眾患之醒而謂之曰師不拘道行作此猖狂不惟汙辱道風亦且誼亂於我凝正怒曰我為僧人所辱何用生為即仆地而死逡巡肌肉青黑手足堅勁即為官中檢視縣申於州時當暑月停留數日驗覆方畢了無臭敗州司命給衣物祕器沐浴將殮履然而起振衣出棺神色自若入肆飲酒與常無異眾共驚嘆莫測其由今猶在江西境內時天祐庚午年也

隱士朱君記靈池縣圖經云朱桃樾者隱士也以武德元年於蜀縣白女毛村居焉草服素冠晦名匿位織屨自給口無二價後居棟平山白馬溪大磐石山石色如冰素平易如砥可坐十人石側有一樹垂陰布護於其上當暑熾之月茲焉如秋桃樾休偃於是焉有好古之士多於茲遊朱公或斲輪以為資前長史李厚德後長史高士廉或招以弓旌或遺以尺牘並笑傲不答太子少保河東薛公稷初為彭山令聞其風而說之乃作蒨茨賦以贈焉洎解印還京假途就謁其室已虛矣但遺蹤宛然訪於鄉里云朱公或出或處或隱或顯蓋得道者薛公題讚於其壁而還長安復數年鄉人時見朱公而竟不知所在其所隱之石今亦不見巨木之下惟石洞存焉近年石洞長亦閉塞後宰邑好事者刻賦為碣立于洞門官道之

側然鄉邑祈請焚香禱祝者頗有靈應。自非得道證品孰能與於此乎。

賦

若夫虛寂之士不以世務為榮。隱遯之流乃以閑居為樂。故孔子達士仍遭沮溺之譏。叔夜高人乃被孫登之誚。况復尋山翫水散志娛神。穩卧茆茨之間。屬想青雲之外。逸世上之煩襟。遂明時之高志而已矣。其辭曰。

若乃觀余庵室。修諸陋質。野外孤標。山旁迴出。峭壁則崩剝而通風。懸崖則摧頽而瀉日。時或居閒晚思。景媚青春。陶斯礪谷。委此心神。削野藜而作杖。卷竹葉而為巾。不以聲名為貴。不以珠玉為珍。自然風前引嘯。月下高眠。庭唯三徑。琴則一絃。散誕池塘之上。逍遙巖壑之間。逍遙兮無所託。志意兮還自樂。向明月以彈琴。對清風而緩酌。望嶺上之青松。聽雲間之白鶴。用山水以優游。忘琴書之寂寞。谷中偏覺鳥聲多。聲多音韻自相和。見許毛衣真亂錦。聽渠聲韻宛如歌。調弦聲緩急。向我茆茨集。時逢雙燕來。屢值遊蜂入。水開綠水更應流。草長堦前還復濕。吾意不欲世人交。吾意不羨功名立。將知世事盡徒勞。爭似幽棲長自戢。

讚

先生知足。離居盤桓。口無二價。食惟一餐。築土為室。卷葉為冠。斲輪之妙。齊扁同歡。

錄異記卷之二

蜀 杜光庭撰

異人

李特字玄休廩君之後。昔武落鍾離山崩。有石穴二所。一赤如丹。一黑如漆。有人出於赤穴者。名務相。姓巴氏。有出於黑穴者。凡四姓。皐氏樊氏栢氏鄭氏。五姓皆出。皆爭為長。於是務相約以劍刺穴。能著者為廩君。四姓莫著。而務相之劍懸焉。又以土為船。雕畫之。而浮水中。曰。若其船浮者為廩君。務相船又獨浮。於是遂稱廩君。乘其土船。將其徒卒。當夷水而下。至於鹽陽。鹽陽水神女子止廩君。曰。此魚鹽所。有地又廣大。與君俱生。可止無行。廩君曰。我當為君求廩地。不能止也。鹽神夜從廩君宿。旦輒去。為飛蟲。諸神皆從。其飛蔽曰。廩君欲殺之。不可。別又不知天地東西。如此者十日。廩君即以青縷遺鹽神。曰。嬰此即宜之。與汝俱生。不宜將去。汝鹽神受而嬰之。廩君至碭石上。望膺有青縷者。跪而射之。中鹽神。鹽神死。羣神與俱飛者皆去。天乃開玄。廩君復乘土舡下。及夷城。夷城石岸曲。泉水亦曲。望之如穴狀。廩君嘆曰。我新從穴中出。今又入此。奈何。岸即為崩。廣三丈餘。而階。階相承。廩

君登之岸上。有平石長五尺。方一丈。廩君休其上。投策計算。皆著石焉。因立城其旁而居之。其後種類遂繁。秦并天下。以為黔中郡。薄賦歛之。歲出錢四十萬。巴人呼賦為賓。因謂之賓人焉。

袁起者。後漢時湘中人在鄉。忽醉三日始醒。起吐皆聞酒氣。自云起與天人共飲。後任漢陽令。逆說豐儉有驗。白日判陽。夜判陰。忽乘雲而上天。不知所在。

契真先生。李義範。住北邙山。玄元觀。咸通末已數年矣。每入洛城。徽安門內。必改服。歇轡焉。有李生者。不知何許人。年貌可五十餘。與先生叙宗。從之禮。揖詣其所居。有學童十數輩。生有一妻一男。其居甚貧窶。日不暇給。自此先生往來。多止其學中。異常款狎。忽一夕詣邙山。與先生為別。擁鑪夜話。問其將何適耶。生曰。某此別辭世矣。非遠適也。某受命於冥曹主。給一城內戶口。逐日所用之水。今月限既畢。不可久住。後三日死矣。五日妻男葬某於此山之下。所缺者。願送終之人。少一十錢。託道兄貸之。故此相囑。兼告別矣。因曰。人世用水。不過日用三五升。過此極有減福折算。切宜慎之。問其身後生計。生曰。某妻聘執喪役夫。姓王某。小男後當為僧。然其師在江南。二年外方至。名行成未至間。且寄食觀中也。先生曰。便令人道。

可乎。生曰：伊是僧材，不可為道，非人力所能遣。此並陰騭品定言，詎及晚告去。自是累阻寒雪，不入洛城，且五日矣。初霽，李生之妻與數輩詣先生云：李生謝世，今早葬於山下，欠一千錢，云嘗託先生助之，故來取耳。仍將男寄先生院後。江南僧行成果至，宿於先生之室，因與李生之男委之，行成欣然携去云。既有成約，當教以事業。度之為僧，二歲餘，行成復至，已為僧矣。誦得法華經，甚精熟焉。初先生以道經授之，經年不能記一紙人之分定，信有之焉。果僧材也。

李業舉進士，因下第過陝虢山路，值暴雷雨，投村舍避之。隣里甚遠，村家只有一小童看舍。業牽驢庇於簷下。左軍李生與行官楊鎮亦投舍中。李有一馬相與入止舍內。及稍霽已暮矣。小童曰：阿翁昂欲歸，不喜見賓客可去矣。業謂曰：此去人家極遠，日勢已晚，固不可前去也。須臾老翁歸，見客欣然，異禮延接，留連止宿。既曉，懇計欲備饌，業媿謝再三。因言曰：孫子云：阿翁不愛賓客，某又疑夜前去不得，甚憂怪及，不意過禮周旋，何以當此。翁曰：某家貧無以伸賓，慙於接客，非不好客也。然三人皆節度使，某何敢不祇奉耶。業曰：三人之中，一人行官耳，言之過矣。翁曰：行官領節鉞，在兵馬使之前。秀才節制，在兵馬使之後。然秀才五節鉞，勉自愛也。

既數年不第。業從戎幕矣。明年楊鎮為仇士良開府擢用。累職至軍使。除涇州節度使。李與鎮同時為軍使。領邠州節度。業以討党項功。除振武邠涇。凡五鎮旌鉞。一如老翁之言。

景知果亦有道者也。居竇圖山與虎豹同處。馴之如家犬馬。鴉數隻集其肩臂之上。鳴戲為常。又有巨蛇時出。知果叱而遣之。蜿蜒而去。虎三數頭於庭中。月夜交搏。騰踏既甚。知果怒持白挺擊之。遂散去。知果於觀側雜草。兔卧草中不驚。手移於他所。如猶犬耳。其狎異類也如此。一旦失所之。

鳳州賓佐王郢員外時在相國滿在相府幕中。籌畫賓佐最為相善。有客任三郎者在焉。府中僚屬咸與之相識。而獨親於王。居無何。忽謂王曰。或有小失意。抑吾子之福也。又旬日。王忽失主公意。因稱疾百餘日。主公致於度外。音問杳絕。任亦時來。一日謂王曰。此地將受災。官街大樹自枯。事將逼矣。葉隕之時。事行也可。速求尋醫。以脫此禍。王以主公之怒未息。深以為不可。任曰。但三貢啟事。必有指揮。如其言。數日內。三貢啟乞於關隴。已來尋醫。果使人傳旨相勉。遽以出院。倒錢匹段相遺。倍厚於常。王乃入謝留宴。又遺綵纈錦繡之物及其家。不旬即促行北去。滿